

.....古/文/明/书/系.....

# LITERATURE ON RELIGION OF ANCIENT BABYLONIA

世界最负盛名的吉福德讲座之一  
汇总稀缺史料，找寻蛛丝马迹；揭开神秘面纱，再现本真面目

# 古巴比伦

## 宗教十讲

【英】亚奇伯德·亨利·萨伊斯◎著  
陈超 赵伟佳◎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ANN ARBOR, MICHIGAN

4/25/2011 10:00 AM

# 古巴比伦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VEN VOLUMES



# 古巴比伦

## 宗教十讲

【英】亚奇伯德·亨利·萨伊斯◎著  
陈超 赵伟佳◎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古巴比伦宗教十讲/[英]萨伊斯著;陈超,赵伟佳译.  
合肥:—黄山书社,2010.1

ISBN 978-7-5461-0951-0

I. ①古… II. ①萨… ②陈… ③赵… III. ①宗教史-研究-巴比伦 IV. ①B929.19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6748 号

---

书 名 古巴比伦宗教十讲

---

策 划 宋启发 李胜兵

著 者 [英]亚奇伯德·亨利·萨伊斯

译 者 陈超 赵伟佳

责任编辑 张向奎 邢亚超

装帧设计 北京传世文化发展中心

营销策划 普尔汉德(北京)国际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出 版 黄山书社

地 址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楼  
(230071)

网 址 <http://www.hsbook.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6×939 1/16

彩 插 4

印 张 13

书 号 ISBN 978-7-5461-0951-0

定 价 28.00 元

---



## 前言

《古埃及与古巴比伦宗教》并没有对这两大古代宗教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描述，而是通过（尽可能）系统的历史学考究，对已经确凿的宗教史实进行分析，以探讨这些宗教的教义哪些与现在宗教的信仰与理念互相一致，哪些互相冲突。该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古埃及的宗教”，第二部分探讨“古巴比伦的宗教”。

在简单进行介绍后（第一讲），第一部分以对古埃及宗教的分析为开端（第二讲）。萨伊斯介绍了古埃及宗教的基础、它缺乏系统性的一面以及它对历史的尊崇。作者着重指出古埃及宗教崇拜动物与凡人（法老）这一特点，并指出这两种信仰之间的矛盾。在第三讲中，萨伊斯讲述了对死后生命的信仰、精神世界的物质化特点、通往彼岸世界的途径以及对善人的奖励与对坏人的惩罚——这一观念对后世的基督教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第四讲讨论了太阳神、九柱神与这些信仰对以色列的希伯来神明的影响。第五讲与第六讲讨论了动物崇拜与古埃及的神明。在第七讲中，萨伊斯教授讨论了欧西里斯神与欧西里斯信仰，以及这一信仰对行为的约束与





要求。在第八讲中，作者着重探讨了古埃及的神圣文本、它们对宗教的贡献以及它们对后世宗教教义的影响（包括诺斯底教派）。在第九章中，作者探讨了古埃及的民间宗教，尽管史料的缺乏导致其无法对古埃及的民间宗教进行全面而清晰的描述，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与古埃及典籍中描述的正统宗教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在介绍完他本人认为是古埃及宗教最重要、最显著的几大特征后，萨伊斯教授在第十讲中就古埃及宗教在神学历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讲述：“……他们以绝望的怀疑主义或颓废的迷信而告终，但他们未完成的任务被后人所继承，他们播下的种子并未枯萎，在我们今天的文明与宗教中绽放……”

第二部分以简介为开端，着重讲述了在研究古巴比伦宗教时所遇到的困难与难题：这一主题的系统研究尚未展开，也并不可行，因为这一任务的史料仍相对稀缺。在概述完这一学术难题与古巴比伦的地理与文化信息后，萨伊斯进入第二讲的论述，探讨古巴比伦宗教核心的万物有灵论。在《圣经旧约》中所强调的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与上帝神圣的惩罚都可以在古巴比伦的宗教中找到痕迹。在第三讲与第四讲中，萨伊斯讨论了古巴比伦的神明，包括三位一体的教义（第三讲）、太阳神与伊斯塔（第四讲）。第五讲探讨了苏美利尔与闪族关于“神圣”的观念，指出了亚述神明与其他神明的不同，在于他的唯一性（一神论）。第六讲研究的是古巴比伦的宇宙哲学与它对宗教的影响，使后者产生了“无神论物质主义”的倾向。在第七讲中，萨伊斯考察了古巴比伦的神圣典籍；而在第八讲中，作者讨论了古巴比伦的某些神话。第九讲探讨了古巴比伦神庙的仪式。在最后的第十讲，萨伊斯探讨了天文神学与古巴比伦宗教的道德法则，指出在古巴比伦宗教与以色列宗教中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同时指出，古巴比伦关于神圣的观念，对希伯来信仰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 作者简介

1845年12月25日，亚奇伯德·亨利·萨伊斯（Archibald Henry Sayce）生于布里斯托（Bristol）附近的谢汉姆顿（Shirehampton）。他的父亲名为亨利·萨缪尔·萨伊斯（Henry Samuel Sayce），是谢汉姆顿卡迪科特（Caldicot）的终身助理牧师；母亲名为玛丽（Mary）。尽管童年时体弱多病，萨伊斯仍孜孜不倦地阅读，十岁时就学习维吉尔（Virgil）与色诺芬（Xenophon）的著作，十四岁时学习希伯来语与比较哲学。1865年，萨伊斯进入牛津大学女皇学院；尽管身体健康一直欠佳，他仍于1869年获得学士学位。同年，萨伊斯成为牛津大学教员，一年后成为学院讲师。

1876年，萨伊斯晋升哲学系副教授，成为其学术领域的权威学者。他应奈尼华圣经考古学协会（Nineveh Societ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之邀开设讲座，并为《时代》与《纽约独立报》撰写周报。自1874年开始，他代表牛津大学参与圣经旧约的校订，为期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周游列国，足迹遍及欧洲、亚洲、北非与美洲。1879年，他辞去学院讲师一职，以便全身心地投入探





索工作，并于1890年，辞去教授职位。第二年，他在开罗协助创建亚历山大（Alexandria）博物馆。在埃及生活一年后，他回到牛津大学，担任亚述学研究的教授直到1915年。与此同时，萨伊斯教授游历苏丹、埃塞俄比亚与远东，并在当地展开工作。退休后他奔波于爱丁堡、牛津与埃及之间，继续自己的学术活动。

萨伊斯以其亚述研究的论著享誉学术界。他的早期著作《亚述语法》（*Assyrian Grammar* 1872）、《亚述语言阅读基础语法》（*Elementary Grammar with Reading-book of the Assyrian Languages* 1875）与《亚述语言与音节文字表讲演》（*Lectures upon the Assyrian Language and Syllabary* 1877）引起了学术界对亚述文化研究的兴趣，确定了该研究领域的范式，被公认为是亚述研究的头号权威。萨伊斯关于亚述研究的论著不只局限于文献学领域的内容，而是涵盖了历史、宗教、文学与风土人情等内容。1896年，《穆雷埃及旅行者手册》一书就大量借鉴了萨伊斯的著作。1887年，萨伊斯为声誉卓著的希伯特讲座（Hibbert Lectures）进行关于古巴比伦宗教的讲演；1902年，为吉福德讲座进行关于古埃及与古巴比伦宗教的讲演。

在广泛的学术领域中，萨伊斯被公认为是先行者与权威，但他也有不足之处。他能运用二十多种古代与现代语言进行写作，能在没有双语文本辅助的情况下成功解读并翻译乌拉特文本（Urartian Text），但他关于希泰语的著作却未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同，被认为是老生常谈，未能切中肯綮；而在解读希泰语的象形文字方面，他也未能取得成功。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被视为名不副实的学术权威，学术界的进步已经超过了他，但他却未能适应。

尽管如此，萨伊斯在学术领域还是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不仅包括亚述研究领域，还包括东方哲学、考古学与许多相关学科。尽管一生疾病缠身，他在学术研究方面仍硕果累累。1919年，由于他在学术领域的成就，萨伊斯当选为法国科学院的通讯院士。



1933年2月4日，萨伊斯于巴斯（Bath）逝世，终生未婚。

其作品包括《亚述语法比较学》（*Assyrian Grammar for Comparative Purpose* 1872）、《比较语言学法则》（*Principles of Comparative Philology* 1874-1875）、《古巴比伦文学》（*Babylonian Literature* 1877）、《语言科学简介》（*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2卷 1880）、《东方古代帝国》（*Ancient Empires of the East* 1884）、《埃兹拉、内赫米亚与埃瑟简介》（*Introduction to Ezra, Nehemiah and Esther* 1885）、《亚述》（*Assyria* 1885）、《希泰人》（*The Hittites*）、《圣经旧约的人种》（*Races of the Old Testament* 1891）、《古代碑文之批判与结论》（*Higher Criticism and the Verdict of the Monuments* 1894）、《巴勒斯坦氏族》（*Patriarchal Palestine* 1895）、《希伯莱的埃及与希罗多德》（*The Egypt of the Hebrews and Herodotus* 1895）、《希伯莱早期历史》（*Early History of the Hebrews* 1897）、《以色列与周边国家》（*Israel and the Surrounding Nations* 1898）、《古巴比伦人与亚述人》（*Babylonians and Assyrians* 1900）、《古埃及与古巴比伦宗教》（*Egyptian and Babylonian Religion* 1903）、《楔形文字碑文考古学》（*Archaeology of the Cuneiform Inscription* 1907）。同时，萨伊斯还撰写了自传《回忆录》。

山姆·阿迪生（Sam Addison）

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





## 亚当·吉福德爵士传记

亚当·吉福德 (Adam Gifford) 于 1820 年 2 月 29 日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他是詹姆斯·吉福德 (James Gifford) 与妻子凯瑟琳·安·韦斯特 (Catherine Ann West) 的长子。其父亲詹姆斯出身贫寒，后成为商会司库与执事、Secession church 长老与热情积极的主日学校教师。亚当·吉福德与弟弟约翰·吉福德 (John Gifford) 从小跟随母亲接受教育。到亚当八岁时，两兄弟被送到约翰·罗利 (John Lawrie) 主持的一间小学校学习拉丁语与希腊语。后来，亚当转至爱丁堡学院进行学习，同父亲一样，成为一名主日学校教师。

1835 年，亚当·吉福德给在爱丁堡担任律师的叔叔当学徒，期间开始大学学业，并成为苏格兰法律辩论协会 (Scots Law Debating Society) 会员。1849 年，他初登法庭，担任辩护律师，凭借清晰的思维与坚定的信念在法律界站稳了脚跟。作为专攻财产案件的辩护律师，亚当·吉福德的杰出表现与可靠忠诚很快使他获得了巨大成功。1861 年，他被任命为苏格兰皇室的辩护律师代表，

并参与了著名的“杰西·麦克拉赫兰 (Jessy McLachlan) 谋杀案件”的审判,期间兼任奥克尼 (Orkney) 与泽特兰 (Zetland) 的行政长官。

1870年1月28日,吉福德被任命为法官,同年2月1日正式以吉福德爵士的头衔接任审判法庭副法官一职。从1872年开始,吉福德爵士开始出现身体瘫痪的症状,但他仍坚持工作,直至1881年1月25日退休。吉福德爵士于1887年1月20日逝世,1月27日葬于老卡尔登 (Old Calton) 公墓,遗下妻子麦琪 (Maggie) 与儿子贺伯特·詹姆斯·吉福德 (Herbert James Giffo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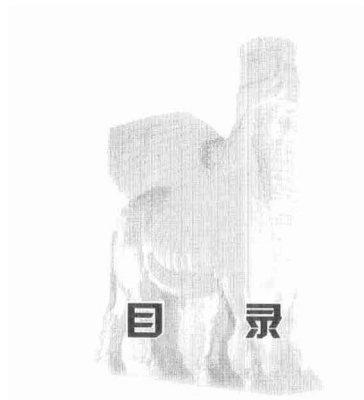
作为法官,吉福德爵士以才思敏捷、判案公正而享誉法律界。他并不拘泥于条文细节,而喜欢以人伦常理断案总结。在担任法官期间,他经常外出演讲,主题涵盖法律学、哲学以及宗教神学。

众所周知,吉福德爵士对宗教神学非常热衷。1881年退休后,吉福德教授经常向公众宣讲关于爱默生 (Emerson)、本质、印度神学等主题的内容。事实上,自1843年于爱丁堡聆听爱默生的系列讲座后,圣·伯纳 (Saint Bernard)、拉尔夫·瓦尔德·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一直是吉福德爵士心仪敬仰的偶像。爱默生的超越论与斯宾诺莎 (Spinoza) 的著作对吉福德爵士影响极深。吉福德爵士本人并没有对宗教神学或形而上学进行深入研究,解答“上帝是否为道成肉身”这些问题,但他对宗教的虔诚与热情使他立下遗嘱,创建了吉福德讲座。引用爵士本人的原话,他“真心信仰上帝的绝对真理……真理可以被感知、被遵从;真理是人类的最高福祉与进步的保障”。

#### 资料来源

《国家传记辞典》( *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

《吉福德爵士与其讲座:百年回顾》( *Lord Gifford and His Lectures: A Centenary Retrospect* )。



## 前 言

### 作者简介

### 亚当·吉福德爵士传记

- 第一讲 简介 1
- 第二讲 原始万物有灵论 19
- 第三讲 古巴比伦的神明 35
- 第四讲 太阳神与伊斯塔 55
- 第五讲 苏美利尔与闪族关于神圣的观点：  
亚述与一神论 75
- 第六讲 宇宙神学 93
- 第七讲 神圣典籍 113
- 第八讲 神话与史诗 133
- 第九讲 神庙的仪式 155
- 第十讲 古巴比伦宗教的天文神学与道德元素 179



## 第一讲

# 简 介

14年前，我接受希伯特基金会（Hibbert Trustee）的委托，就古巴比伦宗教这一问题开办了一系列讲座。在当时，这一课题几乎无人触及，没有人对当时所掌握的史料感兴趣，尝试对其整理归纳，更不用说对古巴比伦宗教进行系统性的描述。在进行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为研究工作奠定基础，把握古巴比伦宗教的主要特征以及它所演变的谱系线索。而最重要的，是辨别构成古巴比伦宗教的不同元素。目前，已见诸学术报刊的文本并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我们需要补充大量的仍堆放于博物馆中的楔形文字文本。我所讲述的只能是临时性、入门性的东西，谨希望能为其他学者构建研究的框架，因为目前我们仍无法对古巴比伦宗教与它在历史长河中的各个时期进行系统性的描述。

直至目前，对古巴比伦宗教的研究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我们所掌握的史料过于残缺不全，无法做出任何整理归纳；而我们对古巴比伦人与古亚述人的宗教信仰更是知之甚少。有时，我们所掌握的古代碑文向我们传递了某一时期或某一阶层的信息，





让我们隐约窥探到古巴比伦正统宗教或民间宗教的一面；但这些信息却因为史料的缺乏而残缺不全，在照亮了学术上的黑暗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疑惑。我们希望找出隐藏在古巴比伦宗教各种形式之下主导的思维观念，辨别出构成这一宗教形式的主要元素，并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勾画出一幅相对完整的图景。但毫无疑问，我们要对古巴比伦宗教进行全面系统的了解，尚需时日。我们必须等到埋于查尔德亚（Chaldæa）地下的图书馆被挖掘出来之后，才能研究其中的内容。当下正处于探索工作的前期，只有无知愚昧的人才会认为，当前的结论将会是最终定论。

正如我在希伯特讲座中所指出的，研究古巴比伦宗教的学者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能够辨别出构成古巴比伦宗教的闪族（the Semitic）元素与非闪族元素，而在此之前所要做的，就是区分我们手头的资料中，哪些是闪族的史料，哪些是非闪族的史料，这也是我在进行研究时的首要任务。对古巴比伦宗教的研究进展甚微，主要原因是对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认识不足。从我研究这一问题以来，史学界的新发现与日俱增：法国与美国的探险队发掘出了闪族人统治前的古巴比伦世界，使其以从前不可想象的方式呈现于我们面前；早期苏美利尔（Sumerian）文化时期或非闪族统治时期的无数文本使我们不再局限于后世由闪族人书写的苏美利尔文本；如今我们发现了苏美利尔的君主统治时期所篆刻的碑文，证明当时苏美利尔人讲的仍是苏美利尔语，在这些碑文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所崇拜的神明的名字以及献给天上的灵魂的祷文。这也使我们掌握了判断的标准，可以断定哪些史料为苏美利尔文、哪些史料为闪族文或哪些史料为两种文字兼而有之。

不过，尽管我们已经拥有这么多的史料，但要将其完全解读仍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目前对于古巴比伦文本的认知仍极为片面。在欧洲与美国的博物馆中存放着数千块楔形文字石碑，需要许多

学者多年的努力才能将其复制解读。在特罗 (Tello)<sup>①</sup>, M. De. 萨泽克 (M De Sarzec) 发现了藏有 30000 多块碑文的图书馆, 该馆的创建者是集大祭司与君主大权于一身的古迪亚 (Gudea)。而在古巴比伦北边的尼普 (Nippur), 美国考古学家发现了贝尔 (Bel) 大神庙, 里面所藏的碑文数量是特罗图书馆所藏碑文的五倍。另外, 在巴比伦与土耳其两地, 当地人从古代遗迹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碑文, 这些遗址包括沙特·埃尔·哈伊 (Shatt el-Hai) 附近的约克哈 (Jokha)、波斯帕 (Borsippa) 的纳波神庙 (the temple of Nebo) 废墟等。虽然这些碑文中大部分是契约之类的商业文件, 但其中也包含了对研究古巴比伦社会史及宗教史都非常重要的内容。与此同时, 在奈尼华 (Nineveh) 与斯帕拉 (Sippara) 的土丘中所发掘的大量文本仍未被解读; 直到最近三年, 在大英博物馆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寇云尼克 (Kouyunjik) 藏碑刚刚被整理为五大卷, 即使如此, 还是有许多古巴比伦碑文被陈列在博物馆的架子上, 无人问津。即使是那些已被编入目录的碑文, 里面也有许多内容没有被复制或解读。大英博物馆不再是古巴比伦文字唯一的宝库, 卢浮宫、柏林博物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同样收藏了许多古巴比伦的泥刻碑文; 单单一个君士坦丁堡博物馆就远远超出其他地方的收藏; 甚至连私人收藏家的藏品都不容小觑, 以哈克尼 (Hackney) 的阿姆荷斯特 (Amherst) 爵士为例, 几年前他的收藏就可与世界上大型博物馆的收藏相媲美。

显然, 要研究完如此庞杂的文本资料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而且, 这些文本还在逐年增加。目前在古巴比伦遗址上, 三个考古发掘工程正同时展开: M. De. 萨泽克的继任者仍以法国政府的名义, 在特罗的古拉各斯 (Lagas) 继续挖掘工作, 此项工作早于 1877 年就开始动工; 自 1888 年起, 美国考古勘察队就在尼普进

① 也写作 Telloh, 据猜测, 第二个音节 loh 表示“碑文”, 不过当地人的发音仍是“特罗”。





行有史以来第一次系统而科学的挖掘；而德国人则已经在古巴比伦的原址展开工作，并确定了贝尔-么罗达赫（Bel-Merodach）神庙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逝世<sup>①</sup>所在的尼布甲尼撒（Nebuchadrezzar）宫殿的遗址。而就在我写此文章时，传来了在尼普发现一个大型图书馆的消息，这座图书馆位于贝尔大神庙的西南方向，一直被埋于废墟中，其年代可追溯到亚伯拉罕时期（the Abrahamic age）。从图书馆中已发掘出近 20000 块楔形文字碑，据估计，至少还有 130000 块楔形文字碑有待发掘。这些碑文早在汉谟拉比（Khammurabi）[即《创世纪》中的阿姆拉菲尔（the Amraphel of Genesis）]<sup>②</sup>时期就已整齐地堆放在泥架上。希尔普雷特（Hilprecht）教授对碑文进行了研究，里面涉及当时多个学术领域的知识：历史、年代学、宗教、文学、语言学与法学。当我们回忆公元前 2000 多年那场席卷古巴比伦的灾难时，我们不禁会问：未来将会带给我们什么信息？我们无法轻言结论，因为未来的发现有可能将现在的结论全盘推翻。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只是古巴比伦碑文中的一小部分内容，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内容将在今后的知识引导下得到修正。

由于史料匮乏，古巴比伦宗教的研究工作注定要比古巴比伦历史社会的研究工作更为艰难。历史社会的史料可以经过科学方法的验证判断真伪，并依据史料构建理论或对理论进行修正，但宗教的史料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解读之上，而解读的正确与否则

- ① 这一宫殿以名为“埃尔-卡斯”（El-Qasr）的土丘为象征，里面的神庙名为“特尔·安姆兰·伊本·阿里（Tell Amrân ibn Ali）”。
- ② 平奇斯（Pinches）博士最早发现，汉谟-拉比（Khammu-rabi）或安姆-拉比（Ammu-rabi）的名字在哈帕字母中写为安姆-拉皮（Ammu-rapi）[*Letters*, iii, p.257, No.255(K 552)]（见 *the Proc. of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 May 1901, p.191）；林德尔博士认为，名字之后的“-”希伯莱符号是由称号“伊鲁（ilu）”——“神明”衍生而来，经常用于称呼君主。霍梅尔教授（Professor Hommel）进一步指出，出现在君主的名字最后一个音节的字母有时也写作皮尔（pil）。





依赖于我们所掌握的史料的多少与史料本身的情况。而且，宗教史是一门精神与智力发展演变的历史，它研究的是随着时代进程不断改变的思想、教义与时代特征。宗教史将我们带出德国哲学家所讲述的“客观世界”，带入由思维与信念构成的“主观世界”。仅了解文本的文字含义，或了解各种宗教仪式的程序与安排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找出与这些宗教术语相关联的宗教思维或某一宗教仪式下隐藏的宗教教义。简单地罗列出神明的名字与称号，或将神明一一辨认清楚并不足以使我们对古巴比伦宗教有深刻的认识。充其量，这些只是神学体系中干枯的骨架，我们必须使其重获生机，告诉我们这一宗教形式的真谛。

对于古巴比伦宗教的研究注定要遇到许多困难。除了因为旧的史料极不完整、新的史料又在源源不断地增加之外，还因为这一宗教系统是由两个不同的民族完全迥异的信仰所融合而成的。要理解古巴比伦宗教，我们必须将其元素一一分解，并将它们放到各自所处的历史位置上。然而，宗教文本通常都是年代已无法追溯的古迹，而且在代代相传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种种改变，这使得研究分解的任务变得格外艰难。但是，我们必须承担这一任务，否则我们将无法对所研究的文本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到底这一文本源于苏美利尔人或源于闪族人，还是源于两个民族融为一体的时代？这一文本是某一时代某一作者的作品，还是被后人添加了注解并篡改了原义的作品？我们必须判明这些文本的所属年代与所属种族，切不可将苏美利尔文本归于闪族文本，或将闪族文本归于苏美利尔文本；切不可将某一时期的作品归为另一时期的作品。在对古巴比伦宗教得出任何结论之前，我们必须仔细地考证文本的内容与来源，只有这样，我们的结论才可能具备真正的学术价值。

不幸的是，我们在古巴比伦找不到任何类似古埃及的金字塔文本的东西。我们尚未发现与古巴比伦君主政体时期相关联的文本，